一捆电线传家风

■杨忠义

家 风

这是一捆筷子粗细的电线，长约15米，团成一个直径30厘米的圆圈。电线外面包着漆黑的绝缘胶皮，破损处露出里面银白色的内芯。我第一次见到这捆电线是在30多年前。一次回家探亲，去看望当时已70多岁的叔叔，他从柜子里拿出这捆电线。

叔叔说："这是日本鬼子的电线，我们几十年前割的。"他把这捆电线视作自己的"战利品"，饱经沧桑的脸上浮现自豪的神情。叔叔摆弄着电线，为我讲述了一段往事。

七七事变后，日军大举南下。12月，敌人占领了我们老家——河北无极县城，侵扰残害民众。与此同时，我县的共产党组织和抗日武装也蓬勃发展起来，以各种形式开展对日斗争，建立了县大队、区小队、武工队、青抗先、妇救会等。

1940年8月，彭德怀指挥八路军"百团大战"，从太行山到冀中平原全面袭击日寇，地方武装和广大抗日民众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。我村毗邻滹沱河，对岸就是日军占领的石德铁路。当时，破坏被敌人占领石德铁路的交通和通信，是上级党组织交给我村党员干部和民兵的一项重要任务。

我父亲当时20岁左右，是村中青抗先副大队长。叔叔比我父亲小几岁，也参加了青抗先，常常跟着父亲进行各种抗日活动。晚上，父亲、叔叔以及队员齐汉杰、齐小花、王长东等，曾多次趁夜色蹚水过河，潜入被敌人占领的地方扒铁路、割电线，袭扰破坏敌人的交通和通信。

父亲他们没接触过电线，一开始以为是普通的铁丝。行动前，区里干部讲，这种铁丝"能电死人"，不能用手触摸，也不能直接使用斧子、砍刀一类的"铁家伙"。又讲，皮革是绝缘体，可以"挡电"。于是，他们找来几块羊皮，包裹在斧头、砍刀的木把上，趁着夜色悄悄蹚过河，潜伏在铁路附近青纱帐里，看准敌人巡路间隙，迅速爬到电线杆上，挥动手里的家伙猛砍一通，就把电线砍断了。他们砍断后，迅速撤离，通常并不拿回来，以免被汉奸特务发现，招来杀身之祸。叔叔说，割电线的危险不是"电死人"（后来他们才知道那不是高压线），而是怕被鬼子发现。有一次，同去的我村青年王长东，就是让鬼子发现后，吊死在了电线杆上。

有一次，叔叔看到这种"铁丝"又粗又结实，想拿回家当"战利品"，于是冒险割下了十几米带回家，偷偷藏在了里屋旧柜中。1942年，敌人进行残酷的"大扫荡"。家乡沦为敌占区，碉堡林立，敌伪横行。叔叔担心这捆电线被敌人发现，就偷偷埋在村外的红薯地里，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挖出来，又藏在了里屋旧柜中。

叔叔的这捆电线极少示人，成为他们那代人英勇抗战的特殊见证。我从小在他身边长大，从来没有见过。

那次探亲，我已是海军航空兵某部的一名飞行教员，在家小住了几天。每天晚上，我与父母、叔婶、弟妹等围坐在灯下聊天。一家人为我感到自豪，激励我在部队好好飞行。当我介绍说，我们的飞机是轰炸机、能投炸弹时，立即引出了父亲和叔叔的话题。他们回忆起当年日军飞机对我村进行轰炸的场景。一个炸弹比水桶还大，在地面上炸出很大很深的坑，导致附近房倒屋塌。幸好村民们提前撤离，才免于死伤。叔叔站起身，跺跺脚，愤然说道："鬼子祸害了俺们那么多年，咱村就死了好几个人，还在邻村制造了'大血案'，杀死了十几个人。要是当年咱们有人会开飞机，能扔炸弹，就可以为乡亲们报仇了！"

第二天，叔叔把我叫到他院里，神秘地说："我给你看个旧物件。"说完，他就到里屋拿出了那捆电线，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。

过了几年，我回家料理父亲的后事。叔叔趁我在家，让我召开一个家庭会，给全家人讲讲家史和家风。我知道叔叔的良苦用心。父亲去世后，他就成了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主心骨，他自感有责任把我们这个大家庭形成的爱国、诚实、和睦、行善的良好家风传承下去。家庭会上，叔叔又拿出了那捆电线，讲了它的来历，让年轻的侄子、侄媳和下一辈孩子们接受教育。

时光流逝，岁月不居。父亲、叔叔等老一辈人已经作古，现在那捆电线传到了叔叔的孙子手中，成为家风传承的载体。叔叔的孙子自幼聪慧过人，受良好家风熏陶，现已成长为某领域的专家。

每逢年节，他来看望我时，看着他酷似叔叔的容貌，听着那熟悉的乡音，我眼前就会浮现出叔叔的身影，感受到一脉相承的家风。

左上图：作者叔叔保存多年的电线。

作者供图

家 人

温暖窑洞

■刘芳芳

那天，望着连绵起伏的山，军嫂胡小艳的心情变得激动起来。因为丈夫肖翔告诉她，看到山，就离他的单位不远了。

肖翔是第82集团军某旅仓库的一名战士，他所在的营区坐落于一个山沟沟里。这天，胡小艳凌晨5点多就带着女儿出发了。一路上，她们娘俩换乘了好几趟车。坐在最后一趟车上时，胡小艳迷迷糊糊睡着了。醒来时，她发现手机里有好几个未接来电。她打起精神，发消息告诉丈夫，她和女儿应该快到了。

胡小艳的家在江西赣州丰县的一个小山村里。来部队看丈夫肖翔，是她经历过最远的旅程。尽管肖翔叮嘱她行李从简，但胡小艳还是大包小包拎了许多。出门前，她又把两瓶辣椒酱塞进包里。这是肖翔在家时最爱吃的东西。

胡小艳抱着女儿走出出站口，就看到两个身穿迷彩服的军人朝她们走过来。"嫂子，肖班长在值班，让我们先过来接你们。"带车干部梁文盛笑着接过胡小艳手中的行李。胡小艳怀中的女儿，见到两个叔叔笑了。胡小艳说，肖翔经常穿着迷彩服，所以女儿看到穿迷彩服的人就格外开心。

路上，梁文盛告诉胡小艳，仓库为家属建了两间家属房，离营区很近。胡小艳十分欣喜，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这两间家属房的样子。

车顺着一条小路，来到村庄的后边，在营区门口停下了。胡小艳一眼就看到了在大门口等候的丈夫。肖翔忙上前接过行李："你们娘俩这一路辛苦了。"

肖翔领着胡小艳和女儿，穿过营区，来到一个小院。院子里有两孔窑洞、一片菜地，还摆着石桌和石凳。肖翔告诉她，这里是官兵利用休息时间，一点点建起来的。为了让家属们夏天时可以坐在院子里乘凉，他们专门从山下拉上来几块方方正正的石头，拼成了"一桌四凳"。考虑到家属下山买菜不方便，战士们每次巡逻都会带回一袋土，就这样积少成多，在院子里打造出一块菜地。

看着那两孔简朴的窑洞，窗台上还晒着干辣椒，还有院角那畦刚浇过水的青菜，胡小艳心里感到十分温暖。

单位的任务繁重，官兵常年连轴转。家属来队本是盼着团聚，却常常变成"看得见摸不着"的牵挂。"不能让咱们的官兵亏欠家人。"在一次队务会上，仓库领导指着营区外那片向阳的山坡说，"这处地形适合挖窑洞，冬暖夏凉，离仓库也近。将来家属住进来，站在院子里就能望见咱库房的灯。"说干就干。经过官兵齐心努力，窑洞在去年落成。

回想起上一次来队探亲，胡小艳还记忆犹新。两年前的冬天，她带着刚满周岁的女儿来队探亲。仓库正赶上年度物资清点，肖翔所在中队从早到晚都扎在库房里忙碌。有天夜里下了雪，女儿突发高烧。在一位战士的陪同下，胡小艳和孩子去了医院。肖翔值班结束后，才匆匆赶到医院。

分别那天，把胡小艳母女送到车站时，肖翔忍不住说："对不起，你们来这儿半个月，我没有好好陪你们。"这个在训练场上从不叫苦的汉子，在那一刻红了眼眶。

"妈妈，快看！"女儿的声音将胡小艳的思绪拉回现实。窑洞的墙上，贴满了军娃们的画，有的画着穿军装的军人，有的画着窑洞和菜地，还有的歪歪扭扭写着"我爱爸爸"。窗台上，还摆着一盆仙人掌。肖翔告诉她，这是中士李校同的妻子刘荷肖栽的。

刘荷肖是第一个来队探亲住进窑洞的军嫂。每天清晨，她跟着起床号起来，给院子里的青菜浇一遍水，然后坐在窑洞门口择菜。等李校同傍晚下班后，一家人就围着小桌吃顿团圆饭。

如今，这两间窑洞成了仓库官兵温馨的港湾。让人暖心的，还有院子里那个小菜园。每个在这里住过的家属，都想为官兵留下些什么。春天撒下的豆角籽，夏天爬满了竹架；秋天收获的萝卜，被腌成咸菜交给炊事班；冬天，战士们把白菜整整齐齐地摆在院子的台阶上，等着下一位家属的到来。

"八一"那天，胡小艳在院子里支起锅，为官兵包了顿饺子。青菜是从菜地里摘的，肉馅是炊事班提供的，女儿举着刚包好的"元宝饺子"开心地满院子跑。晚上开饭时，胡小艳热情地为官兵端上一盘盘饺子。

那天，夕阳西下，窑洞顶上的烟囱冒出袅袅炊烟。刚下哨的肖翔匆匆赶回家。餐桌上，胡小艳准备了他爱喝的排骨莲藕汤。风穿过白杨树叶，沙沙作响，像是在低声吟唱着一首关于温暖的歌谣。

肖翔（右）一家在家属房前拍摄的全家福。

作者供图

无声的接力

■王志伟 华 山

情到深处

"八一"这天，我们随湖南炎陵县人武部的官兵来到沔渡镇太源村——烈士林开盛的故乡。在林开盛的墓前，不仅站着他的家人，还有一群学生。孩子们表情凝重，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朵纸制的小白花。"20多年过去了，谢谢部队和孩子们，谢谢你们来看望我的儿子。"林开盛的父亲林国平动情地说。

一

2001年冬，林开盛和同乡的伙伴肖成宝告别家乡，入伍到新疆阿克苏。服役期间，林开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当了班长，还荣立了三等功。2006年，林开盛退役，成为喀什市疏勒县英尔力克乡的一名公务员。2011年7月的一天，在执行公务时，林开盛为了保护集体财产，被歹徒杀害。

当天下午1点多，陈凤香的手机铃声响起，来电显示是儿子林开盛。"盛儿，是你吗？"陈凤香兴奋地问。听筒里没有声音，只传来极其轻微的声响——那是垂危的林开盛用尽力气，留给母亲最后的一点讯息。这一天，离林开盛28岁生日仅有7天。

二

"林开盛和林开利兄弟俩，当初是我送的兵。"原石洲乡（现为沔渡镇）领导张智敏告诉我们。林开盛的曾祖父林荣奎参加了红军，叔叔林国雄也曾当过兵。张智敏说，这是一个对军营充满情感的红色家庭。

将林开盛的骨灰接回家后，家人决定将他安葬在屋后的山上。张智敏告诉我们，2012年春节刚过，林家老小就齐上阵。春寒料峭的日子，林开利蹚着冰凌下河捞石头，为墓打地基；他新婚不久的妻子阿霞顶着北风一趟趟往山上搬石头；林国平夫妇自制土坯来垒墙……林开盛的战友肖成宝等人也常来"助力"。

2023年"八一"前，林开盛的墓建成。此后，到了清明、"八一"，当地学校常会组织孩子们来为烈士送上鲜花。林开盛年迈的祖父林尚智，也会拄着拐杖来到墓前，给孩子们讲林开盛的事迹。

三

那天，林国平指着云遮雾绕的山头告诉我们，林开盛入伍前常随他在这里砍柴。儿子的墓碑朝着帕米尔高原的方向，这是林国平当初定下来的："儿子战斗在帕米尔，牺牲在帕米尔，他离开了也一定想遥望着帕米尔高原。"我们来到墓前祭拜，照片里林开盛青春的脸庞，英气逼人。

孩子们将手中的白花轻轻放在墓碑前，每一次俯身鞠躬，都像一句"请您放心"。官兵也见证了一场无声的接力。炎陵县人武部领导杨波说："今天的我们，要把'老班长'的精神品质传承下去！"

20多年前，林开盛和战友肖成宝击掌互勉："等退伍回来，我们一块栽果树、修山塘、凿出山的路。"今天，一条新修的水泥路从村里直通山外。村里的水库加固了，黄桃、柰李绿化了荒山，红色旅游线路及民宿也在打造中。已经担任村支书的肖成宝说："开盛看到秀美的家乡，一定很欣慰！"

炎陵县人武部官兵缅怀烈士林开盛。

陈彦廷摄

说句心里话

爸爸是一名军人。妈妈说，他是一个忍得住孤独、耐得住寂寞的人，守着总面积仅几平方公里的小岛，一干就是十几年。其间，他有机会轮换到条件好点的地方，却主动选择留下来。那些年，他没错过大大小小的任务，却缺席了我所有的生日、读书期间的每一次家长会。

妈妈在照顾我的同时，总是默默为爸爸孝敬远在山东农村的爷爷奶奶，维系兄嫂间的感情。有一次，我高烧不退，妈妈背着我上下楼，不慎摔伤肘部。回到家，她哭着给爸爸打电话，爸爸却说："工作任务重，我实在走不开。"一句话，让我感到很失望。

还有一次暑假，看着同学和家人的旅游照片，我羡慕不已。妈妈看出了我的心思，在开学前一周，带我去部队看爸爸。结果，他不但没抽开身接站，还把我们"晾"在家属楼。那天中午，他拿着从食堂打包的饭菜进门，说："姑娘，爸下午要去海岛一个连队蹲点，只能陪你们娘俩吃个午饭……"

渐渐地，我对爸爸有了心结。他打电话回家，我总躲着不接，接了也只是应付几声。爸爸意识到自己没当好"父亲"这个角色，开始尽力弥补。他出差时，特意从高铁站买了礼物给我，却不知这些零食、饰品我早就不喜欢了。

有人说，成长就在一念间。那年腊月二十八，爸爸说组织准了假，他决定带我们回趟山东老家。就在我们风尘仆仆回到老家时，眼前的一幕令我们目瞪口呆：爷爷双腿瘸了。看着之前健步如飞、现在只能扶着椅子勉强站立的爷爷，我们既愧疚又伤感。一问才知，爷爷年初患了重感冒。住进县城医院后，感冒好了，他的腿却出了问题。爷爷不想让爸爸担心，每次打电话都说："我好着呢。"

爸爸有4个哥姐。伯伯姑姑对他关爱有加，时不时来电话问候。可就在联系如此紧密的情况下，爷爷腿瘸了7个多月，他们没走漏一点风声。不用想也知道，是爷爷拦着不让说。

"你爸是单位的'火车头'，后面有不少兵跟着他跑呢。我怎能因这点小事让你爸分心呢。"爷爷的一番话让我的脸发烫。看看掩面流泪的爸爸，我轻轻为他擦去泪水，第一次主动握住了他的手……

在爸爸影响下，我成为大学所在班里第一个入党的人。虽然我还是时常和爸爸"斗嘴"，但我知道，我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密。我想，我的心结解开、和爸爸关系缓和，就是从爷爷那个善意的谎言开始的。

前年，随着一纸调令，爸爸来到西部边陲。除夕夜，在爷爷家的我，被窗外的鞭炮声吵得睡不着，便拨通了爸爸的视频电话。没想到，他刚替哨兵站完"零点哨"正往回走。我问爸爸："是不是想家了？"他立刻回答："多大人了啊，还想家……"话虽干脆，但我知道他说不想是假的。

大学毕业时，我本可以保研，但看到学校鼓励毕业生到边疆建功立业的海报后，我也对家里人"说谎"，毅然报名去新疆参加"西部计划"活动。在边疆，我们一家终于"聚"在一起。

今年春节，我代爸爸踏上了归乡路程。伴随着新春的脚步，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响彻耳边，大红灯笼透出祥和气氛，浓浓饭菜香在农家小院弥漫开来。远在边防的爸爸给爷爷打来电话。爷爷手机的铃声，在欢歌笑语中响起：八千里路啊云和月，给我使命也给我荣光……

解开心结

■焦鸿琳

家庭秀

这是我的勋章
我用汗水和勇敢浇灌
让它开出花
让它结出果
像太阳，闪闪发光
像笑脸，明媚欢畅
小雏鹰已经慢慢长大
学会了理解爸爸妈妈
更学会了热爱祖国家园

陈 玮配文

定格 近日，第76集团军某旅组织军娃开展"昆仑雏鹰训练营"活动，让孩子们更加真切感受父母的付出与荣光。图为军娃陈思媛获得"结业勋章"后，在爸爸怀里露出开心的笑容。

李潇潇摄